

下面繼續，「**第七、宣說若捨觀察修，不能現一切聖言為教授**」，如果不作觀察修，無法將一切聖言現為教授。「**故應珍重清淨觀察之理者**」，「珍重清淨觀察」，即是下文的内容。

「若不爾者」，如果不如此作觀察修的話。「於非圓滿道體一分」，「一分」是說部分、其中的一點。「離觀察慧」，不作觀察。「雖盡壽修」，用盡一輩子力量來修行。「諸大經論非但不現為真教授，且於彼等」諸大經論「見唯開闢博大外解」，僅探討外境，只有在文字上探討、理解而已，因此「謗捨」、不學習諸大教典。這段文意是說應該修持圓滿道體，應現為教授；然而並未如此，就部分教典遠離觀察慧，盡其一生作修行，不僅對諸大教典無法現為教授，進而會不學習教典。「若不爾者」，是指不依照先前第六科所提到的作法，就是不以觀察修來修持圓滿道體，無法現為教授的意思。

事實上在宗喀巴大師著述《廣論》的那個年代，西藏是有這種狀況的。認為不需要學習諸大教典，修行需要另外作修持，這都是不得修行要旨所造成的。沒有這種狀況，就不會說是這樣、那樣，事實上有這種情況才強調這個重要性。

正文，「現見諸大經論之中所詮諸義」，這些全部都要作觀察思擇，「多分皆須以觀察慧而正觀擇」，如果不作觀察，是不會知道如何修持的；如果作觀擇，自己才能知道修持的方式。「此復修時若棄捨者」，修持時必須要再再觀察，如果觀察後證知其中的内容，不可在修持時卻認為不須要而棄捨。「則於彼等何能發生定解，見為最勝教授？」前面這種情況，是不可能生起將諸大教典視為最勝教授的定解。如果是這樣，對於「此等」諸大教典「若非最勝教授」，佛菩薩的言教、所有班智達的言教，都非最勝教授的話，「較

造此等」諸大教典「尤為殊勝教授論師」要去哪裡才能找到？是找不到的。所以說「誰能獲得」？

「多分皆須以觀察慧而正觀擇」，是說任何教典都必須作觀察，觀察思惟其內容是說分辨這個和那個，作觀察修。那所謂「觀察修」，例如以格魯派來說，就是辯論。對所有教典內容作辯論，全部都是觀察修。就是在作觀察，在這內容上分辨是非，分辨後再作修習，而證知內容，這就是觀察修。

所謂「修」的意思，就是習慣、熟悉，好比在房子裡，自己的東西放在哪裡是熟悉的，是了解的。對於教典的內容再再作觀擇、再再熟悉，一次次令心熟悉的方式就是修。修行（སྒོམ་པ་）和熟習（ཤེས་པ་）是一樣的。